

循着文明之光 从历史深处走来

——记录那些散落在晋中大地的遗珍(一)

(上接第8版)

15万年前,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已经停止,经过剧烈造山运动的榆社盆地,地形地貌已经和今天基本一致。这里湖泊萎缩,纵横交错的河道逐渐形成,经过冰期的洗礼,气温逐渐回升,温暖湿润,草本植物繁盛,很适宜人类繁衍生息。

一个不大的人类原始群体在这里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。白天,他们三五成群,到野外捕食动物。遇有凶禽猛兽时,则需要更多的人进行围捕。除了猎捕动物外,他们还会到树木林草中采集野果。为了获得更多食物,他们最早使用了木棍去追打围攻动物,去摘打树上的果实。然后用石块砸击动物,敲开坚硬的果核。这便产生了木器和石器。木器容易腐朽,石器却保存了下来。

他们的脑容量已经和现代人差不多,把石块打成不同用途的石器,显示了原始人类的智慧。他们首先选择一块较大的有边有沿有平面的自然岩石,然后在平面近沿处打下石片。一层层、一块块地打,对打下的石片再进行加工。为了便于切割和刮净兽皮,他们把石片打成刃状,有的凹进去,有的凸出来;为了在木头、骨头或者兽皮上钻孔,他们又把石片加工成尖尖的锥、钻形状;为了便于更有力地获取动植物,他们把石块加工成能砍能砸的砍砸器。打来打去,这块石头打到最后,剩下的石核还可以进行投掷。

暑往寒来,他们把兽皮或树皮刮干净后,钻上孔连接在一起,遮盖在身上。不远处是他们居住的岩棚式山洞,自然形成的山洞冬避寒夏避暑,还可以遮风避雨,躲避猛兽的袭扰。当夜幕降临,人们取出火种,点燃篝火,一边烧烤着打猎捕获的动物,一边欢乐地唱歌、跳舞……

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专程到榆社考察了这的地层和石制品。他认为,石制品虽然不能作出时代上的判断,但根据对地层的观察,应归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范畴中,下限最早不超过丁村,上限最迟也不晚于萨拉乌苏河(内蒙古),约与黄土底部砾石层的时代相当。

换句话说,至少从目前所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,晋中人类的历史应该从榆社写起,应该从15万年前写起。

五万年前的旧石器遗迹

20世纪50年代,文物工作者在寿阳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几处遗迹。

这几处遗迹分布在寿阳和阳泉的交界处,分别是寿阳的高堰、尹家庄、翠山和阳泉的枣烟、大梁丁。

这里黄土覆盖,沟壑纵横,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,植被不是很好。这几处遗迹的地层剖面构成相同,石制品都发现在黄土与红土交接的地层中,也就是地质学上说的更新世晚期马兰黄土层的底部。地质年代约与黄土底部砾石层的时代相当,为距今15万年至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。

石制品的原料岩性以燧石和石英岩居多。石核石器有大型砍砸器和小型刮削器,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和三角形背面加工的尖状器。刮削器较为丰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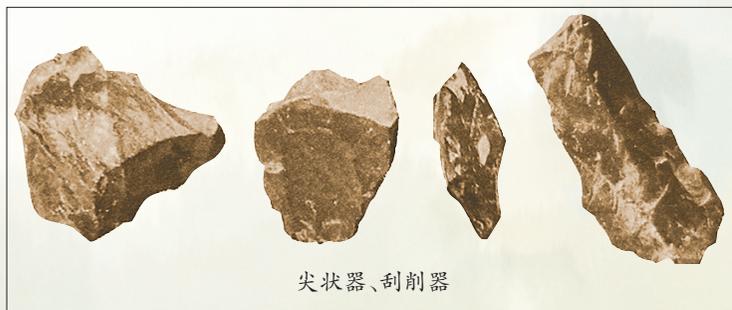
尽管寿阳这三处旧石器中期地点仅仅是初步发现,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,但地质年代和文化分期十分清晰,在晋中旧石器时代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。

人类是在自然环境的长期演变过程中产生的,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。

距今14.5万年至1万年,地

质学称为晚更新世,在地层上包括马兰黄土和第一层古土壤,相当于考古学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。

考古资料表明,晚更新世的早一阶段,距今约7.5万年以前,山西大地上生存着野马、披毛犀、野驴、原始牛、河套扁角鹿、貉等哺乳动物。当时在森林里有狼、貉、狐、熊、獾、野猪、印度象等;草原上奔跑着野马、野驴、披毛犀、羚羊等;而葛氏斑鹿、河狸、水牛等既能适应森林又能适应草原,有的在河湖沼泽里生活。



尖状器、刮削器

与这些古脊椎动物相伴的还有蚌科、蚬科、间齿螺、凸圆盘螺和一些鱼类,如青鱼等。

这时候山西境内的许多古湖泊、沼泽地尚未消失,他们就在这些古河边或湖滨生活着。当时,河湖沼泽中生长着香蒲、黑三棱、泽泻等水生植物,大片的草原上则繁生着蒿、藜为主的旱生草本或旱中生草本植物。在海拔较高的地方生长着许多落叶阔叶树种,如栎、榆、臭椿、桦、木樨、鹅耳枥等。北部植被主要是以云杉为主的暗针叶林和以蒿、藜为主的干草原。

这些植物和动物告诉我们,这个时期山西南北部的气候已经有所差别:南部温热并略干一些,比现在的气候还要暖和;北部夏季温暖,冬季寒冷,春秋两季凉爽宜人。哺乳动物中的披毛犀、鸵鸟等的存在很可能与季节性迁徙有关。晋中位于山西高原中部,

自然环境差别不大,是南北间过渡性气候。寿阳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,说明这个时候晋中的古气候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比较宜人的。

三万年前的人类化石

1983年的春夏之交,人们在和顺、左权的山沟里、溪水旁,经常能够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学者,他就是晋中地区文物工作站的吴志清。

吴志清原来是一位中学教师,在长年累月的教学生涯中,对中国古代史很是熟悉。学生们在他的熏陶下,对“古人类”“石器”“陶器”“化石”这些基本常识都有

了初步的了解。一天,一个学生拿着一块化石让他看:“老师,这是不是化石?”“是化石,你从哪里捡回来的?”学生告诉他在榆次长凝村附近可以捡到。这块古生物化石激发了他寻找人类起源的梦想。他想,榆次长凝和北京基本处于相同的纬度,地形地貌也大致相同,北京可以发现北京猿人,榆次为什么不能发现呢?他要追寻人类的“足迹”,他要追寻自己的梦想。从此,他跑遍了榆次长凝附近的山山水水,先后在这里发现了贾鱼沟地点、大发地点等几处旧石器晚期人类活动的“足迹”。地质部门根据他发现地层的完整性和特殊性,把这里的地层剖面命名为“长凝组”。这些成果的取得,激起了他寻找古人类的兴趣,也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。后来,他被调到了晋中地区文物工作站工作。

(下转第10版)

晋中日报
晚报版

09

人文读本

之

品读汇

2023.9.13
星期三

编辑 董文龙
孟佳琪
校对 郭娜